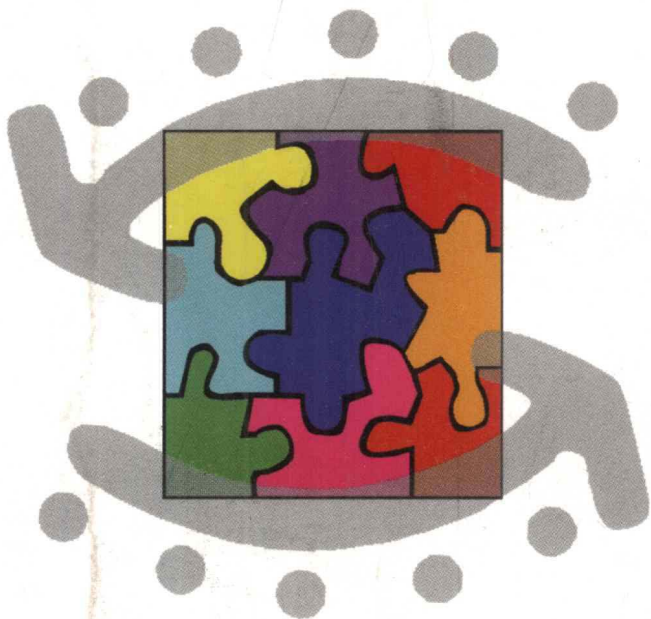


当代

青春文学生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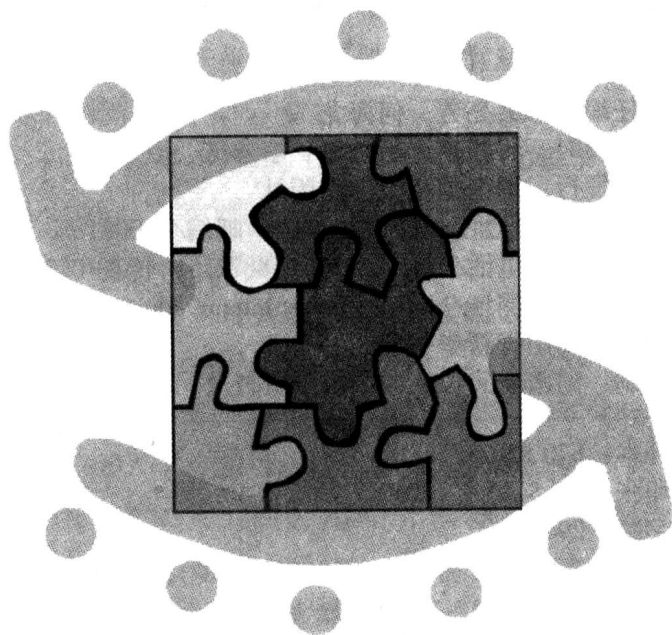
焦守红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 青春文学生态研究

焦守红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 / 焦守红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1081 - 821 - 6

I. 当... II. 焦...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2027 号

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

焦守红 著

◇责任编辑: 吴亮芳 何海龙

◇责任校对: 蒋旭东 胡晓军 李永芳 欧珊珊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24. 5

◇字数: 294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821 - 6

◇定价: 28. 00 元

序

青春与文学同行

—

湘女焦守红是位热心而守责的大学教师。这回，她为我们充当的是文学导游的角色，领我们走进一个花季雨季的峡谷。在这里，苍藤攀岩，菌菇附树，漂砾杂草，丹壁线瀑，寂寥处潭淅影静，热闹处鸟语花香。按理说“千山不许一溪奔”，那清溪偏偏独辟蹊径，以野、幽、奇、趣的态势迂回盘绕，让人迷眼感叹。大自然赐予这样一个非“猎艳”不可的原生态，那么，在文学的“后花园”，有没有一道生长中的亦野亦奇的青春风景呢？

人们曾经为峡谷中那齐刷刷的小松林绿成一片而惊叹，但焦守红会告诉你，那是一片按计划统一种植的人工林，其抵抗暴雨风沙、虫害病菌的能力甚弱，原因就在于品质单一；而那些高矮不均、错落有致、野趣横生、芜杂繁茂的天然林、次生林，反倒具有天然的自保能力和整体的抵挡风雨的能力。这种生态学的观点，如今被她沿用来观察中国当下文学，特别是作为文学大河中一条支脉的“80后文学”，使她，也使我们看到了当下青春文学所显现的美丽与不美丽的混沌——而这，或许正是文学的一种常态，一道不可忽视却又需要悉心考量的景观。

将当下青春文学置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生态环境中，焦守红所作的研究和所提出的问题，显示了“意义价值”

和“问题意识”。我们无法回避她的判断与追问：为什么“80后”作品能如此风风火火占据全国图书出版发行量1/10的份额？为什么传统的作家作品销售万册已属不易，而“80后”写手动辄拥有数十万的市场销量？“80后”青春写作究竟在打造什么样的文坛？“80后”写手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新质元素又存在哪些致命缺憾？由“80后”所引发的“代际”问题的成因以及沟通的可行性又何在？等等。在《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这部书中，焦守红以大量的资料和翔实的数据，以热心、耐心、细心的思考与辨认，为当下青春文学的生态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描述与论证。她尽了与青少年朝夕相处的文学教师的一份天职，因为她坚信：文学的未来总是要在年轻人的写作中展开。

二

焦守红在这部著述中提出了“始源性视角”的观点，也成为她考察当下青春文学成因的一个出发点。我想，如果把历史再往前推移，青春文学并非仅仅始于“80后”，事实上，一代有一代的青春文学。远的不说，在共和国文学史上，青春文学正处在当代文学史的艺术生长点上，它经历过风雨，但总还是在种种挫折中成长并强大起来。

我们都是伴着青春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的。人所共知，青春是多梦的季节。

中国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做过各种各样的梦，有的梦想当科学家，有的梦想当教授，有的梦想当工程师，有的梦想当大亨，自然，也有一部分喜欢舞文弄墨的青年，梦想成为诗人、小说家。

在这批做过文学梦的青年中，经历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世的沧桑，有的梦想成真，有的美梦破碎，更多的是

走过了艰难曲折、充满悲欢的文学道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深秋的一个夜晚，在北京一幢简易的办公小楼里，一位 19 岁的青年怀着隐秘的心情，关好那间办公兼住宿、终年不见阳光的小屋的门，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在一叠白纸上写密密麻麻的汉字。这位青年从业于和文学无关的公职公务，创作只能偷偷地进行。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王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一批高中学生的群相，写他们的热情、聪明、美丽和成长的欣喜与烦恼。王蒙和小说中的年轻人一样忠于梦想，他后来谈到创作的动机和价值时说：“青春需要文学的光彩、文学的抚慰与鼓舞、文学的启迪与丰富。文学需要青春的活力与热情、青春的率真与勇气。”

对于诞生不久的新中国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充满了早春气息。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到处是新建的厂房，沸腾的工地，还有穷乡僻壤等待着热血青年去开垦的处女地。此时，一名 13 岁就开始发表作品的青年记者邵燕祥写的《到远方去》，成了许多大学和中学的毕业晚会上流传的朗诵节目：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邵燕祥写诗的时候，自己就生活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戈壁荒滩迎来新年”的远方。诗的结尾也这样和年青的伙伴们共勉：

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
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
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
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

面对新时代的新生活，面对劳动人民迫切改变国家贫穷面貌的愿望和实践，一大批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文学青年，以热忱和真诚进入创作的旺季。诗歌如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公刘的《在北方》，闻捷的《天山牧歌》；小说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等，折射着那个时代青春的面容。

按照中国文学界通常的说法，40岁以下都是青年作家。20世纪5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开始创作时已届四十，可以说是“老青年”了。对只有初中文化、个人经历丰富、身体又多病的杨沫来说，写作是很艰苦的事情。为了一心写作，还把自己年幼的儿女托付别人抚养。她总感到“内心有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自己从我胸膛里往外跑，往外喷射。结果一股仙气，把林道静、卢嘉川、林红（小说中的角色）这些人物塑造出来了”（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从表面上看，小说以一个青年女性（林道静）和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构成了现代版的革命言情小说。然而，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文学经典，《青春之歌》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男女情爱的范畴，而以自传结合虚构的方式，表现了林道静从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的斗争中日渐改造、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被称为“影响一代人的作品”，多次再版，发行量高达500万册。还被翻译成近20种外国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地，仅日文译本就印了20万册。连杨沫自己也感到惊讶，曾自言自语：“怎么？这本书是我写的吗？我怎

么可能写得出来呢?”

青春与文学同行，踩着早春阳光大道上的舞步，有过热情奔放、轻盈流畅的欢快，却也有满怀天真却被误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斗争哲学对文学的僵硬干涉，一批青年作家的艺术翅膀遭到了折损。仅仅是由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触及了党的一级机构区委会的官僚主义，批评了某些粗暴的老干部，24岁的王蒙被定为“右派”，打发到山沟去背石劳动，后来又远去西域。黑龙江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1956年7月因受不住官僚主义者的打压而自杀，《黑龙江日报》作了如实调查报道，诗人邵燕祥读之心怦怦然，急就成章《贾桂香》，呼吁“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想不到“引火烧身”，受到猛烈批判，20出头的诗人也被划为“右派”。还有许多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敢于直言，并以诗文、言论鞭挞旧的腐朽事物的青年作家，如公刘、白桦、邓友梅、张贤亮、刘绍棠等崭露头角的新人，也都受到了不适当的处理，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这一去就是20余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批同共和国歌哭与共的作家，才和他们同样命运的前辈如丁玲、艾青、吴祖光等等一起重新唱起“归来的歌”。可惜的是他们已中断了文学青春而步入了中年。

1976年秋天，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内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在中国文坛涌现，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当过“红卫兵”或“红小兵”，中学毕业或未毕业就赶上了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本应继续接受正常教育，却被驱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草原或陕北那些荒凉又艰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遗弃的环境里度过“睡不醒的青春”。从北大荒

返城的青年作家梁晓声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荒谬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11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也是荒谬的。不，恰恰相反，他们是极富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他率先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雪城》等系列小说，描写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生存处于逆境而青春依然如火的人生。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垦荒者，在变态的年代里，在无可奈何的困苦中，青春并没有绝望。作品向人们显示一代青年的理想和理想无法实现的矛盾心态，并毫不犹豫地维护着献身边疆的一代人的感情不受伤害，正如《今夜有暴风雪》中的男主人公曹铁强对曾是女友的郑亚茹所说：“今后再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在北大荒的10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有分量。”

这种“有分量”的东西不是别的，恰恰是文学与脚下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联系。去陕北插队落户的残疾青年史铁生，写了著名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他自己说：“一提起中国二字，我绝想不起北京饭店，而是马上想起黄土高原。在这宇宙中有一颗星球，这星球上有一片黄色的土地，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手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响着质朴真情的歌。”曾经下放到内蒙古当了多年牧民的张承志，从大草原上采撷到了大地——母亲的情愫，接连写出了《黑骏马》、《绿夜》、《黄泥小屋》、《北方的河》、《金牧场》、《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作品，从茫茫草原探寻着自己纯真、纯善、纯美的精神家园，就像《黑骏马》中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一个寄养在蒙古族奶奶家，起了蒙古族名字的汉族孩子），在经历了城市“现代文明”的生活后，才真正留恋草原生

活的自然质朴和草原女性的敦厚善良，终于重回故土，“把身体扑进青春的茂密草丛之中”，“亲吻这苦涩的草原”。同样是知识青年的南方作家韩少功，从表现无根的漂泊意识的《归去来》，到寻根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找到了代表民族文化传统的非规范文学，原来应当从民间采掘。韩少功努力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并在创作中“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他原籍湖南，初中毕业后下乡7年，目前担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但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回家”的路，在曾经当过知青的八溪洞置一居所，保持着和乡民的联系，同时常年在务农之余读书和写作。

“文化大革命”以后登上文坛的这批文学青年，虽然没有他们的前辈所背肩的历史沉重，却也痛楚地发现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曾被无端地埋葬。他们在工厂、农村、矿山、边疆的经历，他们在和父老乡亲朝夕与共中获得的情感和话语，使他们敢爱、敢恨，也敢于说出和写出内心的热切。当了10年采掘工人的“窑哥儿”陈建功，使自己成长为质朴的“平民”，其作品《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放生》等，用普通人的口吻讲述了普通人的故事。源于昔日乡村生活和乡村情感的纠葛，“老知青”王安忆在《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中，对人生道路的思考替代了曾有的怨愤。同样当过“知青”的铁凝，面对城市文化的挤压，写了《村路带我回家》，要在“回归”农村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这股青春热流化成的作品中，叶辛的《蹉跎岁月》，张抗抗的《隐形伴侣》，老鬼的《血色黄昏》，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天狗》、《古堡》，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老井》，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炜的《古船》，李锐的《厚土》，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莫言的《红高粱》等，游弋于同往事干杯与观世态炎凉之

间，有一份浩落苍凉的人生感慨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被称为“新的美学”崛起的“朦胧诗”群。其代表人物也是当时的文学新生代舒婷、北岛、江河、顾城、梁小斌等。写有《致橡树》、《神女峰》、《祖国啊亲爱的祖国》、《惠安女子》等名篇的舒婷，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因“文化大革命”失学，尔后当过3年下乡知青和8年灯泡厂女工。经历过“横扫一切”的风暴，使她更具有自尊的人格和济世的爱心。在少女时期所写的《致橡树》中，诗人以“木棉”自喻，和“橡树”站在一起：

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
我们分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生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表面上是借连理交枝的两棵树，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写双方的平等和自尊以及风雨相伴，实际上诗人指的是宣扬广义上的人格平等与自尊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被称为“朦胧诗”代表作之一的作品，其实一点也不朦胧，其真诚和坦率触目可辨，正是新生代青年诗人冲破多年以来“假、大、空”的诗风，回到诗的抒情本体上的实践。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成长的文学青年酿成了青春文学的第一波，“文化大革命”后以知青身份走上文坛的是“青春文学”的第二波，那么，一批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文学青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活跃于文坛，成为青春文学的第三波。

这一批晚生代作家，其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鲁羊、韩东、朱文、陈村、陈染、徐坤、刘震云、邱华栋、何顿、海南、李洱、荆歌、东西、红柯、王跃文、毕飞宇、迟子建、阿来等。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受完系统的大学教育，有的则有更高的学历，如格非、徐坤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与前两波“青年文学”不同的是，当他们开始跻身于今日文学潮汐时，“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文化运动只像一个传说，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也只留下空洞的回响；他们成长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空间，创作的自由度和想象力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释放。他们中间，有的用艺术的方式解读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意识，如余华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的在对人生景象的反思和审视中融入人性的力量，如苏童的《妻妾成群》、《1934年的逃亡》；有的关注城市同龄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如邱华栋的《城市中的马群》中所呈现的都市青年的奔忙与烦恼；有的怀念少年时代乡村的宁静与纯净，如毕飞宇的《玉米》、韩东的《西安故事》中那片故土往日的阳光；有的嘲弄经济活动中商场、情场、官场的纠结与是非，如何顿的《生活无罪》、朱文的《我爱美元》、王跃文的《图画》等小说；有的则以寓言、反讽解构了现世的种种“乌托邦”，如徐坤的《女娲》、《游行》、《先锋》、《热狗》、《厨房》；有的专注于女性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与灵魂诉求，如陈染的《私人生活》、《嘴唇里的阳光》；有的将生活现实置于形而上的思考，并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结构结合起来，如格非的《褐色鸟群》；还有的通过对本民族历史变迁和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鲜明地表现了民族特点、文化特质和心理素质，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由家族兴衰映现了一个民族苦难的历程。可以说，在中国文坛上，

在文化体制多样化、文化环境宽松化、文艺观念多元化、文学书写个性化的当下，这批晚生代作家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的生力军。

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达到 7690 人，其中 1/4 是 40 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在 2006 年新发展的 358 名新会员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 84%，半数以上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还包括了满、蒙、回、藏、白、彝、侗、佤、朝鲜、土家、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作者。中国近几年来长篇小说每年的产量稳定在 1000 部左右，且多数出自青年作者的手笔。

三

我之所以胪陈共和国文学史上青春文学的轨迹，旨在说明，任何一个时期的青春文学，都与文学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相联系；都不可能割断历史和跳脱土地与土地上的风云而“一切从零开始”；都在文学生命的延续中显示出新的活力，也经历着文化转型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斗转星移。与青春结伴的文学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显得繁花迷目。这中间，一种新的文化现象——“80 后写作”引起人们的关注。“80 后”是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与前辈不同，他们生长在信息时代的大环境中，市场是海，文学是舟，媒体是艄公。网络传媒的兴旺成为“80 后写作”的助推火箭。短短几年，中国注册的文学网站有三千多家，多为年轻人操控，吸引了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光顾。作为拥有四五亿部手机的移动通讯大国，也为在短信信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短信诗文”提供了平台——写手也多是青年学生。率性、自由和网络成为一大批新的文学青少年的优势，他们一个个用稚嫩的手快速敲击键盘，舞弄文字，书写着

面对当今教育体制的叛逆、无奈、孤独和迷茫，书写着青春的忧郁、烦恼和初恋的随意，也宣泄着反叛正统的种种内心欲望，以具有现代青春意味的笔触伸至长期为年长一代够不着的场域。《萌芽》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方式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其中韩寒的《三重门》、张悦然的《樱桃之远》、郭敬明的《幻城》等作品，一经“包装”和“炒作”，发行量就达数十万册，成为学生们争相阅读的青春读物。一本由著名作家马原作序、收集了“80后五虎将”作品的《重金属》，还跃上了畅销书排行榜。马原在《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序文中称“在一周的阅读过程中，五个男孩在我心里一下成长为男子汉”。诚然，青春写作没有传统的包袱，也明显受商业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面对市场，因缺乏人生经验而容易消解一切意义而导致价值漂流，从而用游戏去填充青春空间，但同时也有一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作者写手可能被遮蔽。无论如何，青春文学小作者是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他们并非都是“被催熟的果子”，一旦突破目前较为闭塞的空间，自觉步入刚健自强的人生状态和写作状态，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会慢慢走向成熟的。

文学充满了梦想。梦想多属于与文学同行的青少年。中国文学的更大繁荣有待明天，明天将属于更善于思考和精于艺术的年青一代。

四

对于“80后”这批年青作者的青春写作，焦守红力戒“寓教于评论”的揠苗助长，也规避“不过是秋后蚂蚱”的排斥心理，她在以明确的语言肯定“青春的光彩谁也无法扼杀”的同时，并没有舍弃善意的提醒。她可以宽容那些作品中的小忧伤、小烦恼、小煽情、小颓

废乃至文本中语言的无厘头，但更明言“人心里有欠缺，就更需要文学的力量来弥合这种欠缺而不是加深这种欠缺”，“用文学击碎一颗心很容易，用文学弥合一条创痕却很难，不能因为难而放弃这种努力，更不能因为眼球经济而放弃这种努力”。她可以承受那些作品中的无苦难、无悲悯、无激情、无深度乃至“为赋新诗强说愁”，但更坚持文学的良知：“如果作家本身对人类阳光的东西不屑一晒，如果作家本身内心是怪诞阴暗、以恶为美的，那么即使他在作品中刻意肯定正面价值，也会显得做作和虚假。”显然，焦守红是希望青春文学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来获得审美意义上的鉴赏，而不是仅仅当做社会学的材料或炒作或搞笑的谈资加以利用。这种务实的、求是的、且有针对性的评说，或许是对当下青春文学更负责、更有效的阅读姿态，也是对建构健康、协和、诗性的青春话语体系的殷切期待。

以文学生态为切入点研究当下的青春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文学生态总是与历史和现实相关。在生态的坐标上，竖看历史，文学界似乎每一代人都为上一代人所不满，但历史却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发展；横看现实，主流文学的周边有一个可变可塑的旁系文学群落，也不失为文学生态的互补和后备。《当代青春文学生态研究》在青春文学生态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借异而识同，借无而得有，愿青春与文学切实同行，这一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无疑体现了顺潮流而动、追踪（动）与沉思（静）相结合的当代性。

杨匡汉

2007年10月10日凌晨于北京潘家园

目 录

绪言 生态视野中的青春文学	(1)
第一章 青春文学的生态演化	(15)
一、青春文学的两个概念	(15)
二、生态演替与青春文学	(17)
三、干预理论与休养生息	(27)
第二章 青春文学与文学教育	(33)
一、开放的时代与封闭的教育	(33)
应试教育的公平与僵滞	(33)
本土教育的“黑格尔难题”	(36)
二、一种镜像，两个系统	(41)
一条藤上的两种瓜	(41)
背叛与超越	(44)
三、文学教育的“救赎”——“新概念”青春 写作	(46)
“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	(46)
“新概念”能指所指的潜滑	(51)
四、当代青春文学非阳光写作的教育前因	(59)
文学教育主价值的“分裂”	(59)
文学教育主价值的错位	(63)
文学教育主价值的退场	(64)
第三章 青春文学与图书市场	(67)
一、图书改版：打造什么样的文学时代？	(67)

当代出版业机制的转轨	(67)
主流文坛期刊市场化略	(71)
市场博览中的文学栖息	(74)
二、走向前台——另一种文学记忆	(81)
青春文学出版的市场观照	(81)
《萌芽》——青春写作的摇篮	(84)
三、突围变异——市场对青春文学的形塑	(89)
青春文学的市场赋形	(90)
青春文学与市场的弹性关系	(99)
四、非升华——媒介对青春文学的形塑	(106)
媒体——一个硕大的权利符号	(106)
媒体诠释下的青春书写	(109)
主流文坛与媒介的关系位移	(113)
第四章 主流文坛与青春文学	(119)
一、历史见证与有限的认同	(119)
二、代际关系与代际对话	(129)
错位的对话	(131)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	(160)
第五章 主流批评与青春文学	(169)
一、主流批评的时代观照	(169)
转型带来的批评变化	(16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172)
守持中的“认证”与“开疆”	(176)
二、关于批评的批评	(181)
白烨——当代青春文学研究的奠基者 ..	(181)
徐妍——青春文学信息的动人传达者 ..	(195)
邵燕君——求真求美的批评者	(197)
张柠——青春文学的文化阐释者	(201)
李敬泽、谢有顺——在冰火之间平衡 ..	(203)
主流批评的启示	(208)